

且歌

Qie Ge
—
Shi Nian Yi Xin
Works

下册

鲜衣怒马少年时
且歌且行且从容

十年一信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十年一信

著

月歌

下册

目录



第一章	·	满地残红宫锦污	001
第二章	·	看见落花能几醉	031
第三章	·	芭蕉不展丁香结	063
第四章	·	当时共我赏花人	093
第五章	·	东风又作无情计	117
第六章	·	桃杏犹解嫁东风	141
第七章	·	同床异梦怎奈何	169
第八章	·	渐行渐远渐无书	203
第九章	·	离愁正引千丝乱	233
第十章	·	歌尽桃花扇底风	263
番外	·	郁如意 昭君不惯胡沙远	287
番外	·	梦中未比丹青见	291
番外	·	满目山河空念远	295
尾声			299

月歌

第一章



满地残红宫锦污

Qie Ge

娇华殿内，冷冬不期而至，毕剥作响的炭火的味道被熏香掩盖，一室的温暖和寂静。

“公主什么时候会醒？”是顾且行平淡的声音。

太医揭去覆在我手腕上的丝帕，起身时衣衫沙沙作响：“公主脉象平和，依照靖王爷交代，最慢明日便会转醒。”

“明日？”顾且行将这两字咬得意味深长，似又踱开了步子，忽而道，“这么说，长公主时日无多了？”

太医没有回话，我闭着眼睛默默地皱了皱眉。时日无多？是回光返照的意思吗？

可我还没有活够，我想张嘴问清楚，接着却听到他们开门走出去的声音。

其实我醒了有一会儿了，只是睡了太久，未能立时起身，嗓子里像是喝了一满桶热鸡血，又黏又烫，也说不出话来，不能确定自己是死的还是活的。

听顾且行和太医这样说，我便是活的了。可他们又说我是回光返照，这让我对彻底清醒过来感到新的恐惧，好像从我睁开眼睛的那一刻起，生命便会进入倒计时。

我便又睡了一觉，这一觉醒来身体清爽了许多，嗓子也没那么烫了，只是仍然很黏，像是卡了一口浓痰，想想就觉得恶心。

我在思考是接着这么恶心自己，还是起来把痰吐了再接着装死。门再次被推开，吹进来一串冷风，将那口痰往嗓子眼里又压了压。

房间里还是只有两个人的脚步声，我很好奇，以我这个身份，如今半死不活了，身边怎么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又觉得很伤心，看来我过去这二十年，做人还是做得不够地道，竟没人哭着喊着要给我送行。

床榻被压下去了一些，有人坐在我的旁边，伸手要将我扶起。

仍然是太医的声音，听上去很犹豫：“皇上……”

顾且行小心地把我从被窝里一点点扶起，道：“朕要亲自喂她。”

太医道：“靖王爷交代过，月灵芝至寒至毒，公主日后都不宜服用苦寒之药……”

“哼。”顾且行哼一声，冷得我这床柱子都跟着颤两颤，“容祈容祈，没有容祈，你们太医局里便尽是些废物了吗！退下！”

太医被顾且行撵了出去，他这火气发得我有些伤心，我知道他是因我快死了才这般忧愤。我心里既觉得欣慰，又想若是顾且行还像以前那么讨厌我，现在看着我要死，端着胳膊幸灾乐祸的样子也不错。

顾且行坐在床边将我抱着，侧脸贴上我的脸颊，应是在外面走了很长的路，他的脸凉凉的。

我于心不忍，便缓慢地睁开了眼睛。

顾且行呆呆地望着我，仿佛我这眼睁得很不合时宜，我便只能勉强地笑了一笑，问他：“皇兄要喂我喝什么？”

顾且行手中的汤药荡开一层微不可察的涟漪，他没有回答。我说：“我就要死了吗？”

“不是。”顾且行似乎没打算跟我撒谎，直言道，“我知道你一向不喜欢我给你做主，但这次会是你喜欢的。服下这药，睡醒后你便自由了。”

他说得十分肯定，乃至有些命令的口吻，这对一个昏迷太久的病人是十分奏效的，我险些就张开口乖乖喝了下去。

汤药入口之前，我抬眼看着他，问：“意思是，要让我睡得更久一些？为什么呢，我醒来有什么不好的呢？”

顾且行便又愣了愣，我自问自答地说：“为了避开一些人的目光，让他们以为我这一病就过去了，甚至，是避开天下人的目光，好让他们都以为长公主顾且歌已经死去。如果是这样，我猜，皇兄已经为我备好了一副尸身，《宫典》上说过，天家未出阁的女儿若不幸早逝，当以锦缎覆面，只要皇兄说死去那人是我，谁会说不是呢？”

顾且行淡淡地看着我，目光肯定了我的猜测。

我又问：“可那之后，不是公主，我又是谁呢，一个只有皇兄你才认得

的人？”

“这就够了，朕会安排好你需要的一切。”顿了顿，顾且行道，“这难道不是你所期望的？”

“是，”我说，想了想，身子坐正了一些，“但是我有必须做公主的理由。皇兄。”

我唤了他一声，直视着他的眼睛，顾且行看了我一瞬，绽开一抹冰寒的苦笑，似也不想强求我什么，说：“朕明白了，朕，会让你情愿的。”

说罢，顾且行起身拂袖而去，转身的动作碰倒了重新搁下的药碗，磕出一串刺耳的声音。直到顾且行彻底走了出去，太医才带着伺候的人手慌忙进来。

其实顾且行的建议我挺喜欢的，父皇仙去之后，我这日子就过得一日不如一日，我所珍视的人死去的死去、背叛的背叛，皇宫已经没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

可偏偏父皇给了我一道清君策，我虽然不认为这东西当真会有用武之地，可只要顾且行在位一天，只要还有一个人在打皇位的主意，我就得守着它。我若不是公主了，我手里的清君策就没人信了。

太医为我请了脉，道了平安，我这场病算是暂时了结了。殿里的人照往常那般忙忙碌碌一阵之后，我身边就只剩下了紫兰姑姑一人。

这些天为我守夜陪床，紫兰姑姑眼圈乌青，整个人看上去又老了许多。原本紫兰姑姑就年纪大了，过去为我守夜陪床这种费神的差事都是描红在干的。我还是要关心下描红的死活，紫兰姑姑说是没有听闻，便猜是不死不活。

我又问：“如意郡主还在宫中？”

“是，公主要见郡主吗？”紫兰姑姑问。

我摇了摇头，我不急着见她，见了也没什么好说的。紫兰姑姑何其通透，顿了顿问道：“还是公主想打探靖王爷的消息？”

我只好又摇了摇头。

靖王爷容祈，我那一出生就被指婚的倒霉夫君，三番两次娶我不成，打着给我治病的幌子将我折磨得羞愤欲死，我才不想问他。

这都是虚话。

其实我知道，连紫兰姑姑都知道，如今郁如意还在宫里押着，人质还在，就说明容祈也还好端端地活着。而我唯一能为自己做的，就是对他只字不提，假装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

“描红在狱中想是受了许多苦头，姑姑若是照顾得到，便尽量照顾着些，到底是有些情分的。”我道。

紫兰姑姑低头称是，担忧地看了看我。

紫兰姑姑对我的担忧，是最体贴的担忧。娇华殿里没有人比她更明白我如今的处境，我与顾且行的不清不楚，太后的夙愿，我有个见不得人的身世，且又失去了未来夫君容祈这个靠山，可谓孤苦。

但总有一件好事，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脱离病床之后，我在顾且行的安排下去白塔寺烧香还愿，谢天谢地谢命运。

天气一日日冷下来，飘飘扬扬一场大雪，皇城落了一地茫茫的白。我懒懒地坐在马车前头，有一下没一下地挥舞着手中的马鞭子。紫兰姑姑从小窗里露出脸来，轻声对我道：“公主，雪下得正大，您到车里休息吧。”

我摇了摇头，抬头看着面前白色缎子一般的山路，远处的白塔顶上堆了层冰雪，好像伸伸舌头就能尝到淡淡清甜。越是这样的时候，我越是能感觉到自己立足于天地间之渺小，我心中无限怅然，被抽空的那一块，渐渐被冰雪填满。

与去年相同的是，到达白塔寺的时候，不巧又碰上了前来进香的秦老夫人，也就是容祈他娘。我不想撞见这位大妈，却记得上次来这里的时候，我将人家的宝贝压断了，这大妈约莫是精神上有些问题，我还是绕着点走比较好。

秦老夫人尚不知道我的到来，此刻正在佛堂偏殿算命。我无意打扰老人家的兴致，静悄悄地站在几步外，听那解卦的小童道：“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施主为令郎所请之卦象中，有流年不利之兆，若不得解，恐将有血光之灾。”

秦老夫人的令郎说的应该是容祈，白塔寺算命素来有些名气，便是宫中有什

么大事，也是要过来请上一卦的。按照小童的说法，容祈便是要闹血光了。

好事儿。

秦老夫人果然很迷信，只听到这么几句话就受不了了，身子颤颤巍巍的，全靠身旁侍女扶着才能站住，她便问那小童，此卦如何得解。

卦童道：“夫人莫要忧心，从卦象来看，令郎并非福薄之人，必能承贵人相助，逢凶化吉。”

哦，绕了个圈子，还是没事。算命的大多如此，先是将情况说得多么多么

危险，而后峰回路转，搬出贵人之说，若是那危险之事没发生，便是那贵人的功劳；若是发生了，不好意思，你运气不好，贵人在路上堵车了。

秦大妈急忙顺了两口气儿，又问道：“这两个八字，姻缘可相配？我何时才能抱上孙儿？”

可真够贪心的，本公主这先皇定下的儿媳妇都还没过门——虽然也不会过门了，这就惦记上孙子了？我第一反应便是如此，稍作琢磨，便想起来秦家现在已经有偏房郁如意了，大约秦老夫人想问的是郁如意和容祈的事情。

小童将两张写了生辰八字的小笺递还给秦老夫人，他回答：“八字所指二人，并无姻缘之象，所谓缘定三生，姻之果也，无须强求。从方才的卦象来看，令郎的姻缘已至，红线彼端，正是能救令郎于水火的那位贵人。”

我在秦老夫人背后大大方方地偷听，觉得这小童胡扯的技术不错，便想吩咐紫兰姑姑今日的香火钱翻倍，可一想起来这么点小事就让我开了尊口，有点划不来，索性算了。

秦老夫人转身，刚好对上了我的眼睛。我既在她儿子那里吃了那么多憋屈，自然对容家想干的一切都留不得半分好脸色，只那么高贵冷艳地微微一笑，便将秦老夫人笑得昏了过去。

我并不在乎她是装腔作势还是真的体力不支，我恨不得她每次见我都能昏过去，这样我就不用考虑如何去面对这尚且活生生的一家人，以及如何处理我与她一家的恩怨纠葛。

毕竟我不会跟一个垂死的老妇人一般见识。

不过说起来有件事情我还是有些好奇，在我上一次昏过去之前，娇华殿里死了个女子，那女子便是容祈的相好初一。听宫人们说，初一死于乱箭穿身，就死在我的寝殿门口，那之前她对我做了什么，我已记不得，旁人也不曾看到。

只是她死了，我的病就跟着好了，保不准是顾且行找了什么仙家道人，搞了些以命换命的巫术。

这事情顾且行不同我解释，我也无处追寻。

但根本上，我是喜欢公主这个身份的，我早就习惯了对几个无辜平民的牺牲漠然相待，习惯这种笑一笑就能祸国殃民的存在感，所以我也意识到了，在我昏死过去之前，那种“择一人终老，择一处天涯”的愿望是多么天真。

眼看着秦大妈让随行的人慌忙抬了出去，我让她这一昏昏得心情大好，烧完

高香便红光满面地回了皇宫。

这几日朝中在张罗大昌岛国来使朝贺的事情，顾且行也就不怎么管我，我逍遥自在却也闲得发慌，便招呼了几个小姐妹过来打马吊。

到底我是活过来了，总要为往后的日子做打算，与皇后陈画桥的表面关系还是要搞一搞，于是将同样闲得发慌的陈画桥请来了。

同时还要为过去犯下的错做些弥补，于是把深陷于与秦子洛的恋情之中的三妹妹玥娇请过来了，牵绊着她的时间，好让她收一收荡漾的春心。

剩下一个，便是一直被扣在娇华殿里的郁如意了。

我不确定自己和陈画桥的关系是何时缓和过来的，但如今我看她依旧不爽，打马吊的时候便有意占她便宜。陈画桥倒是输得痛快，果然做了皇后的人，心胸比以往宽广多了。

三妹妹嘴里时时会提起秦子洛，看得出来每次提起这位公子的时候，面上难掩两团娇羞与窃喜，已然把他放在了心尖尖上。

每每如此，陈画桥和郁如意皆是了然一笑，继续将马吊搓得排山倒海，好像同我打马吊，是谁委派来的任务一样。

我竭我所能将日子混得风生水起，若是长此以往无人打扰，虽是偶感乏味，也足以称了许多人的心意。

这日马吊搓得正欢，有人进来与郁如意耳语，如意不由得瞟了我一眼，轻轻地将来人打发了出去。

在这娇华殿，跳过我而直接请示郁如意的事情，必定是与靖王府相关而与我太不相关的事情，我便没打算追问。

玥娇忽而道：“靖王爷日前被派去大昌做接引使，也该回来了，不久便能与皇姐相见了。”

玥娇不曾看到容祈那刻薄对我的样子，仍当我们是对鸳鸯，我不欲作答，陈画桥道：“今早就已经随使者进宫了，这会子该已经闲下来了，说不定……”打了个呵欠，说，“本宫有些累了，今日先散了吧。”

陈画桥也装起好人了，这是打算把我的娇华殿空出来，好等着容祈过来兴风作浪吗？

我急忙拉住陈画桥的手：“别走啊，我这一手清一色差个八万就齐了！”

陈画桥大方地伸头过来看看，从自己那头抽了张八万塞给我：“齐了齐了，

今日的账且先记着，这些日子你赢得也足够了，改日要输回来的。”站起来，陈画桥对三妹妹使了个眼色：“三公主，随本宫到心鸾殿坐坐。”

“哦。”

陈画桥带走了三妹妹，我噘嘴推翻了牌局，一下一下地摆着长龙。郁如意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问：“你不想见他？”

“谁？”我没抬眼。

“容祈。”

我将打头的马吊轻轻一推，整条长龙次第倒塌下来，我抬起头看着郁如意，道：“他如何对我，你看得很清。”

“或许他也有苦衷。”

我轻轻笑了笑，摆摆手道：“便是有再深的苦衷，也不至于将一个人对他的情奚落到泥沼之中。我对他心念已灰，若不提起还好，再提起，恐怕就是护国长公主与逆臣贼子之间的事情了。”

郁如意愧疚地低下了头。我道：“皇兄没有动作，想是秦子洛与容祈还没做出真正显露谋反意图的事情，过往那些，只当是利用本宫，多捞取些权势罢了。很快我就会请皇兄放你出宫，你若说得上话，便劝秦子洛和容祈收心本分一些，国泰民安，才是长久之计。”

娇华殿里虽是清静了，但容祈到底是没如陈画桥所料过来招惹我，或许是他并不想，或许是顾且行不准。时至今日，真正能守我安宁的，只剩顾且行罢了。

天一点点黑下来，与大昌使者的晚宴已经结束，容祈千里迢迢归来，必是着急回去看他老母，我便慢悠悠地溜达去了乾和殿。

但顾且行不在乾和殿，而在距离娇华殿不远的一处园子里，侍卫远远看着，顾且行身旁只有一个陪同的，看背影，是个男子。

深更半夜，两男子偕游花园，我看到这令人深思的一幕，没舍得马上凑过去打扰，直到两人在亭子里站定身子，我才看清那男子原是容祈。

竟是消瘦了如此之多，叫我只看背影没能认得出来，看来大昌的伙食的确不好。

总归是在深宫大内，侍卫们也没有跟得很紧，容得我猫腰靠近，在一簇花树遮挡下蹲了下来。

顾且行负手而立，看着像是有些生气，冷冷道：“容祈，朕念你救她有功，才留你一条狗命，你还妄想同朕讨价还价！”

容祈清清冷冷地笑了笑，道：“皇上留着臣的性命，不过是担心臣还留着一手，并没有将她的病彻底根治。皇上应该明白，臣比皇上更在意她的生死。”

“朕如何得知，那女子不是你安排的另一出好戏？”

“医者仁心，臣受家父遗训，救人于疾患，医己所能医，绝不会为治一人之生，而置另一人于死地。皇上若当真在意公主安危，便该给她谋一个更合适的去处，宫中危机暗伏，究竟是何人最想置她于死地，你知我知。”

我听着容祈的这番话，看着他过于消瘦的背影，很难和那个在娇华殿百般凌辱我的负心汉联系起来。但顾且行说得很对，他这个人浑身上下都是戏，为了能好好活下来，故意把自己饿瘦装可怜也是说得通的。

顾且行呵斥道：“凭你敢议论天家是非，朕便可赐你死罪！”

容祈轻缓一笑，似乎是根本不把顾且行的威胁放在眼里，他道：“皇上要臣的性命，一句话足矣，不过皇上若是以为，凭臣与锦飒郡主区区两条性命为支点，就能暂时维持朝廷与郁王旧部之间的平衡，似乎是过于抬举微臣了。贺拔胤之之心昭然，定安与漠北三年之内必有大战，皇上承先帝仁德，定不愿血染江山生灵涂炭，既是牺牲一名女子就能解决的事情，何必动用千军万马？”

“牺牲？”顾且行冷笑，负手背对容祈，眸光冰寒，“在朕的字典里，没有牺牲二字，你只要记住，你不过是朕的俘虏，朕留着你念的是先皇的面子。哼，至于长公主，朕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容祈想都别想！”

他们的话说得东一头西一头的，寥寥数语就提到了太多的事情，我一时也捋不明白。

依照我过往涉猎那么多禁书小本得来的经验，可以粗粗得出这么两条原因，其一，是我和容祈两情相悦，顾且行不喜欢容祈更不喜欢我，所以要拆散我们作为报复；其二，是顾且行和容祈两情相悦，容祈要背叛他们的感情娶他的妹妹，他们相爱相杀了……

我内心是倾向第二种推论的，长这么大终于见到活着的断袖情深了。如果真的是这个原因的话，我会立马走出去，然后向这对勇于挑战世俗的断袖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向他们保证，本公主绝不破坏他们的姻缘！

可惜这都纯属我自娱自乐，人家容祈和顾且行乃不折不扣的、笔直笔直的、

刚正不阿的典范，两个人碰到一起，是撞不出火花来的，但是可以把夹在中间的那个人挤成肉饼。

本公主正是不幸做了肉饼的那个。

顾且行到底是为什么不准我嫁容祈，我心里是很明白的，可那原因我实在是不想面对。顾且行朝我这边看一眼，冷冰冰道：“出来！”

我便只得分花拂叶地钻了出来，尽量避开容祈的目光，装出一副对顾且行伏低认错的态度，但我知道，他并不在乎我偷听这段墙脚。

耳畔落入容祈的声音，他说：“方才的话，请皇上记住，无论何种境地。”

顾且行很神气地说：“这是自然。”

容祈便微微点了个头，又微微看我一眼，抿了抿唇，告辞退去。

他没跟我说话？他没为难我？他今天滚得真是太善解人意了。看着容祈走远，我心里大松了一口气，于是抬起了假装认错的头。

又被顾且行一眼给瞪了回去：“不好生在殿里待着，出来做什么？”

“找你。”我说。

“找朕？何事？”在外面顾且行还真是装得一本正经。

我想了想，道：“忘了。”

我是真的忘了，好像本来也没什么事情非要找顾且行不可。

“忘了？”顾且行低头看我一眼，唇角浮起丝丝笑意，“我看你是怕了。”

“我怕什么？”

“你是听说容祈回来了，所以怕了。怕他去看你，惹你麻烦，怕不知该如何应对。你找朕，不过是想听听朕怎么说，好在心里有个底，嗯？”

顾且行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我露出无奈的表情，顾且行便笑得更好看了，语气也温柔了许多：“现在呢，心里有底了吗？”

我轻轻摇了摇头：“听到你们提到贺拔胤之……”

顾且行也仰头叹了口气：“去年贺拔胤之离去之时，你与他约定了什么？你倒确实给朕添了一桩实实在在的麻烦。”

“要打仗了吗？”

“也许。”

“打仗不好，不要打仗。”我说。

顾且行：“非打不可呢？”

我撇撇嘴：“那就必须打胜仗。”

顾且行笑了，伸手抚了抚我的耳发，说：“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比说出来的多，也希望你不要说出来，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你只要同父皇在世的时候一样就好，明白吗？”

我拨开他的手掌：“皇兄若是还同那时一样讨厌我，我会装得更像。”

我要变回一个无忧无虑的公主，根据我的经验，无忧无虑的公主必须做的事情就是逛窑子。

其实以顾且行现如今对我的优待，我要去青楼，大可以跟他打声招呼，然后他拨给我十七八个护卫，一众人马大大方方地杀进去。但是这样太破坏氛围了，偷偷摸摸有偷偷摸摸的快感。古往今来不乏绝世佳人倒贴落魄书生、奸商恶霸假惺惺施粥散财的事情，更有甚者我听说从前有个皇帝，喜欢装死，看见身边人被吓到的样子就很高兴，于是后来他真的被人刺杀了，死了好久都没人发现。大约就是人往往在做与自己身份不相符的事情的时候，更容易获得成就感。

所以我逛的不是青楼，是情怀。

这日我来到醉生阁的时候，正巧赶上一桩喜事，后院里有名雅妓要出嫁。我摇着小扇挤过去凑热闹。甄妈妈今日穿得很端庄，很有些娘家长辈的模样，有条不紊地张罗着琐碎的事宜，拉着新娘的小手交代了又交代。

直到看着新娘上了红花轿，我才凑到甄妈妈面前，拱拱手打算道喜，甄妈妈顾不得招呼我，面上一急，嘴里叫着“红衣子红衣子”。

后头有个小丫头飞快地跑上来，手里端着方红布包的小盒子，甄妈妈打开来看过，原是一颗新鲜饱满的鸡心，还冒着热乎气儿呢。

我问甄妈妈成亲带个鸡心是什么讲究，甄妈妈叫人带过去交给新娘，等花轿抬走了，才无奈地说：“这丫头之前与一名书生相好过，将自己交了出去，书生得了功名，将她弃了。这又寻了个不嫌弃她出身的人家，洞房时将红衣子挤碎了，用血擦在床单上，好蒙混过去。”

嗯，是个佳人爱才子、才子慕功名的故事。

我说：“这不是欺骗新郎官的感情吗？”

甄妈妈边走边道：“若真是靠骗得来的感情，又能维持得了几时。完美无瑕素来难求，真假难辨时，留个好看的印记，大家都舒心。有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随缘就好，何必苛求真伪，累了自己。你说对吗，荆公子？”

甄妈妈早已知晓了我的真实身份，她这一声“荆公子”才又将我拉回了状态，此刻我正是个嫖客。

我打着哈哈夸甄妈妈讲得有道理，甄妈妈得意地扬着绢子，冷不防提醒道：“但仍有些事情，是万分马虎不得的，公子切莫忘了。”

我自然晓得甄妈妈这是在代替甘霖皇叔提醒我不要忘了清君策的事情，只是自我醒来，就没见过甘霖皇叔的身影，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

甄妈妈回前厅招待客人，我也不好跟着，如今醉生阁也没有郁如意，我身边也没有吟风描红，这青楼逛得有些寂寞。

好在本公主从十四五岁就开始当嫖客，嫖客最会找乐子排解寂寞，且我打马吊挣来那些钱总要花一花，花在醉生阁总比花给外人强。

今日办喜事，前厅本就有些落寞，我在一处厢间坐下，大手一抬，道：“给爷把十二知音带进来！”

小厮陪着笑：“爷，十二知音在待客。”

“一个不剩？”

“一个不剩。”

“那四大花娘总有吧，有一个算一个。”

“花娘们也接客呢。”

我抬头怀疑地看着他：“你们今日不是办喜事吗？方才我还在后院见着她们，这一眨眼就都卖出去了？”

小厮回道：“都让赏意阁的客人包去了。”

赏意阁便是原先郁如意专门待客的厢间，算是醉生阁中最豪华的，我朝那处望了望。什么人？小爷在京都逛了这么些年青楼，也没见识过这样贪吃的土豪。

总归顾且行让我做原来的自己，那就是请我多惹几个麻烦，大约帮我擦屁股是一桩能让他收获愉悦的事情。

我得去见识见识。

赏意阁的布设最为雅致，进门绕过屏风，空旷且一览无遗，地毯花色素雅，几扇轩窗斜敞，窗外楼下车水马龙，阁内微风习习，牵引着人的发丝一摇一摇。

那是平日里的赏意阁，今日这里头已经挤满了人，弹琴的跳舞的搂搂抱抱的，还有不动声色饮茶的。

我花了好一会儿的工夫，才在声色靡靡中分辨清那饮茶人的容貌，自打那一觉睡醒之后，我的眼力似乎有所退步，尤其是在这个人身上。

而这人对面坐着个胖子，正搂着好几个花姑娘，看着背影就能想象那油光满面的嘴脸。

我想还是不较这个劲儿退出去算了，送酒的小厮偏偏将我朝里挤了一挤，我愣了个神，那饮茶的人已经到我身旁拦腰将我扶住，笑咪咪地说着：“小心。”

小心你个头，说好的从来没逛过青楼呢，伪君子，嘴里没一句实话。

我想将容祈推开，甚至想把顾且行安排在我身边的那些便衣侍卫都招呼过来，却见容祈朝门口望了一眼，那些刚探出头来的侍卫纷纷将头缩了回去。

他们到底听谁的？

容祈依然揽着我的腰，把发呆的我一步步带回了刚才他坐的地方搂着，我这才反应过来，却又推他不动。

然而我现在穿的是身男装，与他这么搂着确实不大好看，只觉尴尬。

对面的矮胖子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容祈微笑着用那种语言回答了什么，矮胖子便拍着巴掌笑了开来，用蹩脚的中原话称赞“美男子”。

美个头，大爷是花姑娘。

我扭着腰瞪容祈，他轻声解释：“是大昌使者。”

“你跟他说了什么？”

容祈笑道：“我说，家内夫纲严苛，特来监督。”

我便又瞪他一眼，不想同他斗嘴。我觉得容祈有病，脑子有病，可能是人格分裂，也可能是间歇性失忆症，他忘记在娇华殿怎么欺负我的了，忘记对我说过的那些负心薄情的话了吗？

我仍尝试挣脱，容祈一本正经地说：“外面危险。”

“再险也没你的嘴脸阴险！”我骂道。

他将我搂得更紧一些，一瞬间使我产生了错觉，仿佛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变，容祈没有人格分裂也没有失忆，那些让人难过乃至憎恨的东西是我自己被害妄想症假想出来的。

容祈解释道：“你没发现今日这里多了很多习武之人？”

我说：“那都是皇上派来保护我的。”

“顾且行的暗卫我当然认得，我说的不是那些。”

“哼，出了宫连皇上都不称了，贼子之心昭然若揭！”

容祈轻飘飘地敛了敛目，说：“他们保护不了你，在这里，你最安全。”

“是你的人？”

“我只是来陪这个胖子。”容祈看了眼对面的大昌使者，对我使了个无奈的眼神。

我扭了扭身子：“不要给你的风流找借口，无耻！”

“你看我身边有别的姑娘吗？”

我咬牙：“哼，辣手摧花不是你擅长的吗，要不要试试我这招？”说着，我便在他大腿根处狠狠地掐了一把，虽没掐中要害，也足使他疼得失色。

容祈抿着嘴皱着眉，握在我纤纤玉腰上的邪恶手掌也不禁松了松，我急忙抽身跑开，几个大步冲出了赏意阁。

就算外面真如容祈所说的那样危险，我有顾且行安排的暗卫在侧，倒也不怕。总比待在容祈身边，像踩了狗屎一样恶心要好。

可才刚出门没两步，甄妈妈就在我面前栽了个大跟头，这跟头栽得很实，若不是刚好被一名薄衫女子接住，恐怕是要有毁容的风险。

我呆呆地望着甄妈妈，甄妈妈也呆呆地望着我，干笑着说：“阁子里太久没修葺，地板都松动了。”

我也勉强笑笑，打算走上去扶她，余光瞟到薄衫女子冷冽的眼神，忽而有些畏惧。

甄妈妈仍保持着要摔不摔的姿势，就这么被薄衫女子架在手上，望着我的眼神有些莫测：“降雪了，天寒地冷，公子身子单薄，早些回吧。改明儿帮妈妈捎来一壶去舌去尾的雨林甜茶。”

甜茶我倒是喝过，雨林甜茶是什么品种，我还真不知道，又要去舌去尾。很快我便反应过来，甄妈妈这是在跟我打哑谜，雨林为霖，甜字去舌为甘，这是让我去找甘霖皇叔。

根据我从小本上学习来的经验，这会儿甄妈妈的腰上已经被那薄衫女子顶了一把刀子，她不方便站起来，这是在撵我快走。

我朝正门处望了一眼，门厅空冷，越是平静的地方越是暗潮涌动，正门走不得。而那薄衫女子方才看我的眼神，仿佛是认得我的，并且有将我一并收入囊中